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季

桑葚染诗心

汪树明



最是一年樱桃红

文雪梅



走进绿油油的桑园，见到紫色的桑葚坠弯了柔弱的枝条，我也如同走进了浩渺繁密的诗词典藏，一首首关于桑葚的古诗词在我心头吟唱。

回溯千年，最早为我们呈现桑林图景的是先秦时期的《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一群采桑女子，在桑林里悠然劳作，收工时结伴而归的场景跃然纸上。这里虽然未提及桑葚，但我们可以想象，她们或许会随手摘下几颗熟透的桑葚，放入口中，感受那清甜在舌尖散开的乐趣。时光流转至五代南唐，冯延巳在《采桑子》中写道：“桑园熟菽蒲，蚕室积葵房。原野遥相望，汉女采桑子。背日依蓬蒿，行云无低阻。南行已过秦，还望岳阳楼。”诗人借“汉女采桑子”的形象，寄托了对家乡的思念，以及漂泊在外的孤独困苦。

岁月更迭，到了宋代，文人墨客笔下的桑葚更添韵味。北宋词人欧阳修在《再至汝阴三绝》中描写汝阴的五月风光：“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黄莺飞舞，穿梭于桑葚之间欢乐鸣啼，紫红的桑葚成熟，香甜诱人。南宋时期，田园诗人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里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桑下春蔬绿满畦，菘心青嫩芥苔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樱桃红了。阳光下，一颗颗红透了的樱桃，像珍珠玛瑙，密密匝匝镶嵌在绿叶之间，红得鲜艳，红得纯粹，红得彻底，红透了整个五月。

舌尖上的夏天成了水果的天下，琳琅满目的水果让人眼花缭乱，可是，我唯独对樱桃情有独钟。许是因了它的晶莹剔透，鲜红欲滴，璀璨夺目的高“颜值”，许是那淡淡的、让人回味无穷的味道，不管怎么说，樱桃于形，于色，于味，都该是水果之“王”了，怪不得它拥有“白果第一枝”的美誉。但是，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还得归结于樱桃的卓尔不群，风情万种。

自古以来，樱桃就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早在《本草纲目》中，便能觅得樱桃的身影：“樱桃处处有之，而洛中者最盛。”古籍《礼记》中也有“仲夏之日以会桃先荐寝庙”的记载，这里的“会桃”即樱桃，历史上樱桃曾被列为向朝廷进献的“贡果”。南唐冯延巳有词：“惆怅墙东，一树樱桃带雨红。”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樱桃》中写道：“独遗樱桃树，酒醒喉肺乾。莫除枝上露，从向口中溥。”更将樱桃刻画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唐代诗人白居易对樱桃格外偏爱，樱花花开花落，品尝樱桃时的感慨，相思的愁绪跃然纸上，曾留下了诸多关于樱桃的经典佳作，《樱桃歌》中的“清晨趋丹禁，红樱降紫宸。驱禽养得熟，和叶摘来新。圆转盘倾玉，鲜明笼透银。”“杨柳花飘新白雪，樱桃子缀小红珠”就是其中之一。唐《本事诗》有记载：“白居易有姬人樊素和小蛮，樊素善歌，小嘴长得艳若樱桃；小蛮善舞，细腰则纤纤似柳。乐天公至爱此二美眉，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自此，樊素的樱桃小口便成了美人儿的标志，更是成了樱桃的最让人怜惜的代名词。

小时候，我的家在关山脚下的一一个山坳里，前面是山，后面是山，一到初夏，漫山遍野的樱桃成了一道诱人的风景。樱桃红了，它红得恰到好处，初熟时泛着蜜色的浅粉，像小姑娘偷抹了胭脂的脸颊；熟透后渐渐转为透亮的绛红，仿佛把整个夏日的阳光都酿进了晶

肥。”让我们仿佛看到桑葚成熟时，农家小院里，桑葚染上红晕，与春日暖阳、碧绿菜畦相映成趣的画面。洪咨夔的“桑葚青红鸠湧洞，麦花开落雉蹒跚”，同样勾勒出充满生活气息与自然野趣的乡村景致。徐照在《春日曲》中以“中妇扫蚕蚁，挈筐桑树间”短短两句，通过描绘乡村生活场景，勾起对故乡田园生活的回忆和思念。

时光来到清代，洪亮吉在《伊犁纪事诗四十三首 其二十八》中生动地描绘了桑葚成熟时孩子的喜悦心情：“鵲鸽啼处却东风，宛与江南气候同。杏子乍青桑葚紫，家家树上有黄童。”此时孩童们或穿梭于桑林，或攀爬到树权间，一边采摘，一边将紫红的果实塞进嘴里，汁水染紫了嘴角，却依旧乐此不疲。那一颗颗桑葚，仿佛是一颗快乐的种子，种植在他们的心田，在脸上开出的快乐之花。

在古代，采摘桑葚是充满趣味的乐事。古诗词中的田园风光，因桑葚的点缀而更加迷人。文人墨客在静谧的时光里，对着桑葚，或饮酒赋诗，或感慨人生，或描绘美景。桑葚，也寄托着游子的乡愁。村南桑椹熟，紫实压柔条。离家在外的游子，每当想起故乡，脑海中或许就会浮现出村南那片桑树林。桑葚成熟时，一串串红得发紫的果实，宛如故乡的思念在枝头摇曳。

莹的果肉里。阳光穿透枝叶的缝隙，在颗颗晶莹剔透的樱桃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像是悬在枝头的小灯笼，把树下的土地也染成一片朦胧的霞色。樱桃红了，孩子放学后，趁中午休息的空闲就偷偷溜进山里摘樱桃了。五月的风裹着酸甜气息涌进来，像谁轻轻碰翻了果酿。只见树上缀满了红红的樱桃，香味四溢，随风摇曳，顿时让人垂涎三尺，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踮着脚尖伸手去摘。山里的樱桃虽然个不大，肉质也不那么肥厚、饱满，但是，吃起来唇齿间总是弥漫着一种淡淡的，甜甜的，酸酸的味道。现在想想，那带着清新的乡野气息和泥土芳香的山樱桃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水果了。

那时，我的个子矮小，性子也缓慢，等到我们准备回家时，我只摘了可怜巴巴的几个樱桃，看到伙伴们衣服兜兜里装满了樱桃，满载而归，兴致勃勃的样子，我却莫名的伤感。每每这时，盈盈姐总不会忘记悄悄塞给我一大把樱桃说：“给，拿回家，慢慢吃！”看着那把红樱桃，心中不由涌上一股暖流。

后来，爷爷知道我喜欢吃樱桃，在我们家里的院落里栽了一棵樱桃树。可是，樱桃好吃树难栽，栽了好几次，树都死了，后来，终于存活下来了一棵。挂果的时候，鲜红的樱桃缀满了枝头，圆润饱满。吃着爷爷亲手栽培的樱桃，感觉那种淡淡的甜味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味道。

等到樱桃熟透时，爷爷小心翼翼地采摘樱桃，然后会盛放在那个青花瓷果盘中。红的果子在蓝白素雅的盘子衬托下越发显得耀眼，看着精致、小巧，别有一番情趣。凡俗的日子里，我常常坐在阳台，品着香茗，读着心仪的书籍，不忘尝几颗最爱的樱桃，那种惬意、幸福足矣让人咀嚼一生。

如今爷爷的樱桃树早已不在，但每到樱桃红了的季节，那抹跳动的红总会在心底泛起涟漪。它是童年的味道，是故乡的牵挂，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想起小时候那些关于樱桃的温暖记忆，总会在这一刻涌上心头，难以抹去……

## 五月枇杷黄

李志杰

正是人间五月天，金黄的麦浪散发醉人的麦香，与之相呼应，菜园里的枇杷树也摇曳着金黄的诱惑。一树的枇杷总有一部分先黄，一部分尚绿，小小的枇杷，为了甜蜜的事业，争先恐后，力争上游。

相对于我们这一方人家种植的桃、梨、柿子、石榴、橘子等，枇杷是家乡最先成熟的水果之一。枇杷树在深秋或初冬开花，果子在春天至初夏时成熟。五月是充满激情的季节，你看，金黄的枇杷果，像初夏燃起的金色火焰，带领乡村的果树，一路奔跑，将芳香氤氲大地，将甜美带给人间。

记得在暖阳朗照的某个冬日，我第一次惊诧于后院嗡嗡的叫声。寂静无声是冬天菜园的常景，大部分果树叶都已落尽，枝干光秃秃的，一畦畦青菜兀自绿着。不经意间，菜园里的那棵枇杷开满白色花朵，不大，呈现热烈的气象，似乎弥漫白色的烟雾，让人眩目不已。菜园里的枇杷真是奇花异果，颠覆了我对大自然的认知。千百只蜜蜂在花间穿梭，嗡嗡的叫声密密匝匝地滚落于花叶间，原来蜜蜂也不只属于春天。

枇杷叶是常绿的，叶片硬朗，形似琵琶。当花开满枝之时，蜜蜂嗡嗡地吟唱，恰是满树的绿琵琶奏响，穿越冰冷的天地，播撒春天的旋律。记得儿时，冬天里咳嗽，母亲会摘几片枇杷叶与冰糖熬煮，让我服其汤汁，备感舒畅。冬天里的一脉清香，是枇杷温暖的歌唱。

那些年，我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枇杷收获的时候，母亲会采摘一些皮黄个大新鲜的枇杷果，细心地撕皮去核，与冰糖、川贝一起熬煮，制成甜滋滋的枇杷膏，装进玻璃瓶放进冰箱保存。枇杷膏清肺润燥，止咳化痰。每当我咳嗽，嗓子难受，用温水冲一勺枇杷膏喝下，虽然不能根治疾病，确实感觉嗓子舒服多了。甜滋滋的枇杷膏，蕴藏浓浓的母爱。

五年前的秋天，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犹记得，那年初夏枇杷成熟时，被病痛长期折磨的母亲吃了几个枇杷果，开心地笑了。我知道，枇杷果为母亲不仅带来甜蜜，还有甜蜜的回忆。母亲吃尽世间所有的苦，都是为儿女平安幸福，为儿女过上甜蜜的生活。那一刻，我心里默默流泪，祈求母亲远离病痛，祈求母亲永远开心。

又是人间五月天，望着满树金黄的枇杷果，我又想起远在天国的母亲，想起母亲为我们熬制枇杷膏的温情画面。其实，母亲就像枇杷树一样，栉风沐雨，不畏严寒，任劳任怨，为我们带来丝丝温暖和甜蜜。枇杷，这看似不起眼的水果，却承载着我对母亲的无尽思念，每次品尝甜蜜的枇杷果，我就想到母亲的辛勤劳作，想到母亲温暖的笑容。